《中外文學》徵稿啟事

# 《在世界盡頭的華語語系》專輯

專輯主編：沈昆賢、史書美

延長徵稿至2026年11月30日

就在「華語語系」此一概念的提出即將邁入二十週年之際，新一代跨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與多部重要學術專書的出版，顯示此理論框架已奠定相對穩固的知識基礎，並準備透過與其他學術領域的對話而產生新的可能性。然而，弔詭的是，儘管華語語系學者發展出類似於英語語系的「後殖民」、法語語系的「去殖民」、西語語系的「解殖民」等關鍵批判理論視角，圍繞其基本定義與涵蓋範疇的質疑卻始終未曾消散。許多批評若非將華語語系扁平化為中國研究的變體，便是指責其立場僅止於排中主義式的身分政治。與其將這些爭議視為理論爭辯，不如理解為中國研究內在的領土意識與疆界焦慮。在此框架下，華語語系往往被簡化為「中華文明」或「天下秩序」底下的次級或另類分類方法，而不是質疑權力的倫理學或本質不同的認識論。面對這樣的誤解與困境，華語語系研究者一方面必須持續反思自身的發言位置，另一方面也策略性地與性別研究、原住民研究、少數族裔研究等領域結盟，以凸顯其潛能與必要性。

本專輯主張，當前正是華語語系理論發展的一個關鍵節點，其當務之急在於突破上述批評所暗示的「非中國研究」此過度單一的負向界定，發展出一套能夠獨立於區域研究與族裔研究框架之外的理論視野，不再僅以地域、身分，或甚至語言作為唯一的分析軸線。近年出版專書已開始水平式地連結不同領域與方法，諸如電影、音樂、宗教、地誌等等；亦有學者開始系統性地梳理多元華語文化在中華國族論述之外的歷史脈絡，指出華語語系將長期潛伏的歷史經驗與文化實踐加以理論化。延續這一動能，本專輯進一步以「世界」為前提，提出「在世界盡頭的華語語系」作為思考框架，嘗試突破以地域、身分，及單一語言為核心的分析限制，使華語語系不再被夾攻於「中國」與「非中國」、「官話」與「非官話」之間的二元對立。

本專輯提出，作為一種認識論與方法學，華語語系是一種可以在世界各個「盡頭」（ends）被遭遇、被觸發的潛勢（potentiality）。此處所謂的「世界盡頭」（ends of the world），未必指涉地緣政治上的邊界或帝國中心的邊陲位置，而是將「世界」理解為一種看似穩定卻始終可被挑戰的認識架構：「盡頭」在英文中亦具有目的或結果的雙關意涵，使「世界盡頭」得以轉化為對「理解世界的目的、

目標與手段」的批判提問。在此意義上，「世界」不再只是既定的分析對象或一張可被標繪的地圖，而是一個必須追問其知識生成方式與權力條件的問題場域。從歌德到海德格對「世界」（Welt）的整體性理解，到華勒斯坦對世界體系（world systems）的單一性描繪，再到當代人文研究對「世界化」（worlding）的理論拆解，這一流轉顯示「世界」已不再是可預設的單一客體，而是一個處於生成與分化之中的歷史構成。在此脈絡下，華語語系的「世界」並非中國研究想像的「天下」，而是多重「生活世界」（lifeworld）彼此不完全對等、甚至相互抵觸的存在結構，因此華語語系的任務並非重新囊括不同地區的華語文化，而是提出一個更具批判性的問題：「另一個世界是否可能？」。

除了過往對中國中心主義、漢人拓墾主義、跨太平洋移動的批判研究之外，本專輯特別關注那些顯現既有中華世界觀裂縫與極限的歷史情境、文化形式與媒介實踐，並思考這些「盡頭」如何可能生成新的「世界」。華語語系在歐洲、非洲、美洲、東亞（如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如印尼、菲律賓、緬甸等）等非傳統華人中心的語境中，如何不只是建立更多開枝散葉的華人文化，而是與當地的殖民歷史、種族階序、移民制度、文化產業與知識體系交錯？諸多華語文化又如何透過不同媒介傳播與美學策略，甚至是非語言中心的物質形式，發展出無法被單一國族身份框架所收編的文化表述方式？本專輯誠摯邀請學者投稿，回應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 華語語系與「世界」作為重新理解文化政治的認識論框架
- 華語語系對「天下」及其中國中心世界觀的批判性重構
- 華語語系在世界體系、全球資本主義、種族資本主義之下的權力位階
- 華語語系在非華人社會（如日本、歐洲、非洲、美洲及其他諸國）的邊界經驗
- 華語語系與非典型媒介（如錄像與聲響、電玩與平台、基礎建設）的交會
- 華語語系面對以視覺、聲音與感知等非語言為主的文化形式的限制與可能
- 華語語系對既有歷史敘事、記憶形式與未來想像的時序重構

投稿須知：

論文截稿期限為2026年11月30日，稿件請以電郵寄至《中外文學》信箱：chungwai@ntu.edu.tw。投稿文章需未曾發表，並符合《中外文學》的學術規範與投稿體例，相關規定請參考《中外文學》網站。

我們期待本專輯能夠促成一次對華語語系理論的再定位，使其不僅回應既有的學術爭論，更能開啟關於「另一個世界是否可能」的跨領域對話。